

國大競選內幕

反對威脅政府貪污跋扈軍人

李宗仁當選副總統

民主政治有一重要的內容便是文人主政。選是中外思想界政治家所共認的理

是身爲軍人而存心愛國的公民亦莫不以此爲然。式行。

同爲軍人其對選說竟

加官以後，就要接演「逼宮」

李宗仁競選內幕

國大競選內幕

行憲國大？

安徽又一醜事

賑款挪來競選

社會處的好手法

梅影盒主撰

要賑濟
三億元
不見了
大魚推小魚
小魚推蝦子
蝦子推土蛋
選。君如不
表先生十位

席爲何士
謙納
天下人耳目在
一隻手掩不住
十隻手

注意生先

第一屆總統

國大競選內幕

梅影盒主撰

版權
所有

上海新民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五月出版
定價每冊國幣十二萬元。

目 錄

- | | | |
|-----|----------|----------|
| 第一回 | 上廬山主席憂國是 | 走故都大使訪賢才 |
| 第二回 | 唱高調書生論改革 | 玩花腔武將搞和平 |
| 第三回 | CCC開罵反挾罵 | 黨黨黨行黨又違憲 |
| 第四回 | 爭副座蔣孫陳同心 | 宴桃園于李程結義 |
| 第五回 | 過河搭橋胡適邀寵 | 吹笙引鳳居正奉陪 |
| 第六回 | 放冷箭牆頭貼傳單 | 龔大砲汽車送代表 |
| 第七回 | 三退三進險成僵局 | 一哭一笑話不投機 |
| 第八回 | 煮咖啡深宵論選事 | 爭坐位小黨講斤頭 |
| 第九回 | 唱假戲反派激人心 | 吐真言忠臣露馬脚 |
| 第十回 | 捧丑角有趣是肉麻 | 講維新巧計成虛話 |

第一回

上廬山主席憂國是
走故都大使訪賢才

話說中華民國立國三十七年，歲在戊子，正是抗戰勝利兩年有半，海內仍是烽烟滾滾，民不聊生。祇看那通貨膨脹的惡鬼，一勁兒地趕着物價直線上昇，街上兒童都唱着一支歌謠，說什麼——

一萬兩萬，喝碗稀飯；

一千兩千，抽根香烟。

百姓痛苦非凡，無處訴說。這真是一個空前絕後的大難，像是尅着掃帚星的霹運了。

當今國民政府主席蔣公中正，南征北剿東討西伐，席不暇煖，爲的是

要打平天下。偏偏遇上流年不利，連連在關裏關外吃上不少敗仗。蔣公日理萬幾，憂心忡忡，想着那些部屬祇顧自肥，臨到交鋒便被殺下馬來。夫人從旁安慰，也不能解去心頭煩悶。

臘鼓聲中，急景凋年，木葉盡脫，北風瑟瑟，好一片急人天氣。蔣公夫婦計上心頭，忽然動了遊興，無妨到廬山去過一個快活年。於是下令準備坐機，祇帶了幾個貼身心腹，向西飛去。到了廬山，脫去萬丈紅塵，主席清淨了許多。這雖然是隆冬天氣，雪景倒也逗人喜愛。蔣公駐蹕以來，接連來了幾個好天氣。主席時而獨坐，時而出遊，心理無非是想着行憲的國民大會就要召開，滿朝文武都擁戴他當總統。但是，把主席的台銜換上一個總統，還不是那麼一回事兒。國事如焚，美援遲遲。太平洋彼岸的國會議事堂裏，舌槍唇劍，傳來了許多不利的消息。那位熱心的朋友魏德邁一去如黃鶴，沒有下文了。蒲立特和周以德費盡心機，諫請美國政府多掏

出一些本錢來援助中國政府，也祇是——

祇聽樓梯響，不見人下樓。

馬歇爾還在冷言冷語，說什麼中國百官貪污無能，缺乏領袖人才。這前一句話倒還罷了，這後一句話不是指着和尚罵禿驢嗎？又傳聞馬歇爾有信給司徒雷登，說是對中國總統和副總統人選，美國都不很滿意。馬歇爾呀馬歇爾，好不恨煞人也！

早些時候，京中傳說美國要捧出一個李宗仁，和當今蔣公並登寶座；一個總統，一個副總統。主席跟前不能有個討厭的傢伙。李宗仁也是戎馬一生，說翻臉就翻臉。那年兩廣事件，主席想來不免還有餘悸。副主席孫科，書生本相，言必聽計必從，親蘇而反蘇，親美而反美，花樣推陳出新，倒也計得不少歡心。美國偏偏挑上了個李宗仁，和當今作對。居心何在？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主席夫婦在廬山上已經住上十幾天。十幾天的心頭盤算，也該有了個主意。好，就讓你李宗仁幹吧。美國既然捧李宗仁，看你美國還把錢口袋扣住不放？金元金元，萬事亨通，還是討個吉利吧！

主席的主意既定，我們且按下不表。

看官們，你道李宗仁是誰？原來他是北平行轅主任，坐鎮故都，身膺重任，好不威風。但是自從傅作義拜帥以來，李宗仁的大權已經旁落，剩下孤家寡人一個，又好不寂寞。再不另謀發展，前途便大可憂慮。

李宗仁正在愁眉不展，徬徨無計，一日，傳達通報有美國大使司徒雷登來訪。兩人言談之下，真是相見恨晚，連稱三生有幸。自此兩人便成莫逆，你來我往，爐邊天下，談得好不暢快。

美國大使爲什麼看上了李宗仁？這是說來話長的。原來美國一心想着

拿住中國，要讓這個政府去打共產黨，給了槍炮又給錢，給了飛機又給船，把這豪紳地主官僚買辦的政府穩住脚跟，他們便可以忠心美國，替美國奴化中國老百姓。但是，這個政府又太不爭氣，美金變成法幣，轉了一道手，又變成美金，寫上闊老美國銀行的存摺上去了。軍火和兵器在前線變成了商品，賣給了對方；那些來不及賣的，也在交鋒之中，丟掉了別人。看到這些現象，美國人不能不吹鬍子瞪眼，大罵山門。

恰好這時，李宗仁在失勢之餘，還玩了一點新氣象。閒來約請幾個學者名流，坐在居仁堂裏，吃吃茶，聊聊天。據說這是禮賢下士，博採羣議。那些學者名流，說了一些什麼，在下沒有那個福份，自然沒有聽見。想像起來，搖羽扇而獻策，端茶盞而進言，官民之間是其樂融融的。

這時有個『過河卒子』胡適，自從卸任駐美大使，接辦北京大學以來，胡裏胡塗兩三年，適南適北四五遭，庸庸碌碌，也該有了個靠山。以

他在美國的聲望，在北平近水樓台拍上李宗仁，是自有道理的。李宗仁也是新近受寵，頗能得到洋人歡心。於是一李一胡，一文一武，相互籌唱。美國看了也大爲開懷，額首稱慶，以爲中國深得其人了。

美國一心想捧李宗仁當副總統，也取得了以校長爲首的『民間』支持。傅作義是樂得看見李宗仁高陞，以便獨攬大權，少個掣肘的人。以『小四行』（大陸，金城，鹽業，中南）起家的政學系也把住了華北和東北的國大代表，給李宗仁壯起了聲勢。南方的安徽，有李品仙代籌選銀。廣西更是桂系大本營，必將傾一省之富，爲李宗仁一爭天下。身居李下的『小諸葛』白崇禧，在京中刺探虛實；且又遙領六省總部，也可拉攏一批選票。

陣勢擺了起來，李宗仁是否宣佈競選，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唱高調書生論改革
玩花腔武將搞和平

話說李宗仁的陣勢已定，便拍了一通電報，請示國府主席。主席打定主意，前文已經表過。接到李宗仁的電報，便也欣然同意，回電贊成。這時的李宗仁真是好不開心。

紐約時報駐平記者給該報發了一條電訊，文曰：『李宗仁將軍是一個有着高度建設性的軍人，他以往在治理中國廣西省時，曾經有過重大的成就，並且他還具有遠大的政治眼光。現任中國國防部部長白崇禧將軍和現任廣西省政府主席黃旭初先生都曾在過去李氏治理廣西省時，成爲最有力人物。許多年來，李氏並未成爲國民黨勢力派所包圍的人物，他以超脫

的地位，在對日戰爭中從事對日的軍事指揮工作。中國的各黨派對他都頗具好感。故未來競選副總統的人物中，他是一個可能性極大的而為競選者的勁敵的一個。』既然是美國人鼓勵他出來競選，他便下定決心揣測美國人的脾胃。李宗仁第一次宣佈競選綱領，便是在招待外國記者的席上用英文散發的。因此，他的競選綱領反倒首先在外國披露。說來倒也有趣。

李宗仁的競選綱領共有四條：一、輔佐元首，肅清貪污，改革政治。二、實行民生主義，清算豪門資本。三、培植民衆武力，加強戡亂力量。四、樹立獨立自主的外交，不恫嚇，不乞憐。

競選綱領是說給美國老板聽的，正合司徒雷登提倡改革運動的心意。早先，政學系與宋子文合作，已經搞出了一個『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標榜三十二條，雖然不是對症下藥，但是說來娓娓動聽，也使若干人砰然

心動。國大開會之前，那些冒牌的『自由主義者』一個宣言，一個座談，國大會前有南京四十七教授『爲當前時局告國人書』和南京大學教授一百人『發表對時局宣言』，國大會中有上海六十三人的『對當前局勢的主張』。廣州教授也有組織『聯誼會』的活動。南京『中國論壇』雜誌自稱早已成立了一個社會經濟研究社。南京以『主流』雜誌撰稿人爲主體成立了一個中國民主自由社會主義學會。國大以後，以研究憲政推進民主爲標榜的團體，也如雨後春筍，熱鬧非凡。不過這都是後話，看官們且耐心等一下吧。

這些宣言和主張，都有一套美麗改革，也有比較勇敢的還提出了和平的口號。有的是對兩邊都罵，有的是專罵政府，語氣的激烈，實在令人咋舌。上海六十三人的文件，就屬於這一種。這是CC和軍統合作的文件。草稿寫成後曾經兩次修改，第一稿是兩邊都罵，第二稿是罵中共稍輕，發

表的第三稿根本不罵中共。發起人的原定計劃是要廣泛地徵求簽名，好使老虎披上羊皮，顯得越發和善一些。但這計劃是失敗了。南京四十七人的告國人書說了一連串的『民主』，『自由』之後，文章一轉，請看：『萬一不能出此，則惟有退而切望現政府認清時代潮流，澈底改革，推行民主政治，保障言論思想之自由，厲行經濟教育之機會均等，以打破目前之僵局。』南京的『中國論壇』雜誌，也有同樣的主張，『求和平統一，如若不能，應毫不躊躇的退而擁護政府，改組政府，以一種哲人政治賢人政府來執行，並完成各種澈底的改革，亦即完成不流血的新革命運動。』

李宗仁的競選動機，競選綱領，說穿了也就是這麼一套。兜一個大圈子，還是保持這個代表地主豪門和官僚的政府。有如五十年前康梁變法的君主立憲一樣。

美援遲遲不來，蔣主席心焦萬分。美國既然捧李宗仁，蔣公以為給他

一試副總統也未嘗不可，藉此釣來花花綠綠的美鈔，焉知非福？

李宗仁正在得意洋洋，沒提防陳家兄弟可看得眼花了。俗話說得好，『蔣家天下陳家黨』。臥榻之旁，豈容許他人鼾睡？CC動了腦筋。捧李宗仁的政學系早有預感。張岳軍曾向CC低頭，表示改組後的行政院歡迎CC參加。CC當然不肯自入陷阱，便斷然來了個拒絕。以後，張岳軍又表示決心辭職，準備辦理移交。聰明的陳家兄弟當然知道張岳軍是以退為進，自然不肯輕易上當。按照CC本意，他們既然在立法院佔了多數，開揆自然應屬CC。CC想着你們鬧改革，我也何嘗不會改革？與其你們改革，何必我也不來一套改革。他們在上海已有發動，而且和武裝同志結了同盟，大衆夜報主張『和平運動』。就是和政學系唱對台的，和平，和平，雖然動聽，歸根結底，還是張獻忠的七個大字，殺，殺，殺，殺，殺，殺，殺，殺！

CC 和政學系天生一對冤家，將來的大戰煞是有得好看。兩方擂台已經擺好，誰勝誰負，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CCC開罵反挨罵 黨黨黨行憲又違憲

話說陽春三月，鶯飛草長，正是好個惱人天氣。全國各地，三山五岳，英雄好漢，衆家兄弟都掛出大紅綵條，來到都門。旅館飯店都告客滿，戲院歌場甚是熱鬧。膳費，宿費，公費，旅費，平均一天是七十億元。這些游資繁榮了南京，商店老板無不笑逐顏開。祇令南京的老百姓羨煞，妒煞，恨煞！那些行乞渡日的難民，已被趕往城外。被趕到蚌埠去的一下子就是三千，石頭城裏，真像一片極樂世界了。

CC，政學系，太子系，黃埔，三青團，元老派，留德派，民社黨，青年黨，地主，資本家，豪紳，土劣，將星，謀士，美國留學生，國大之

鴛，國大之花，諸色人等，一應俱全，報到的報到，領錢的領錢。大會未開之前，那些積極份子忙着拉票，且不說他。閒散一些的便到玄武湖去吃吃船娘的豆腐，到夫子廟去捧捧歌女。于大鬍子的兩位女將范雪君和王立文，都在家裏常川擺着牌桌，實行『麻將會友』。在孫科公館出出入入的都知道有一個海上名花藍妮小姐。留聲機一開，柳腰款擺，粉腿輕移，管教你那些代表老爺在華爾滋的旋律裏，骨頭一酥，一搜一拉（拉票）之間，神聖的一票便算決定了。

這一天到了三月廿九日，鑼鼓一敲，行憲以後的第一屆國民大會就算開場。不知怎的，是皇曆沒有看好，還是陰陽先生錯看了風水，一上場，便不吉利。十位『東方甘地』來了個聯合絕食，弄得黨國要人煞是攪不出腦汁；不過後來也都解決，各項費用一體照發。趙遂初抬了口棺材，要把喜事人家弄得霉頭觸盡；幸好事情解決，這位自號『候補民主烈士』的，

又改稱『民主鬥士』了。雲南鶴慶的代表鬧了個雙包案。陝西紫陽的代表揚言要到總理靈前自殺。又不知那裏吹來一股罡風，一個孔憲榮上吊，一個施昌璧投江，喜事終於變成喪事了。

在三千多名代表之中，CC與政學系矛盾，中央與地方矛盾，南方官僚資本與北方官僚資本矛盾，死硬派與改革派矛盾，元老派與少壯派矛盾，民青兩黨與國民黨矛盾，真是三十六隻牙齒，捉着對兒撕打。他們是有矛盾的，但也不無統一，他們在反共親美上是一致的。他們的矛盾是陞官、發財、爭權、奪利的衝突。他們吵架也能，握手也能，反正與老百姓無關。死硬也能，改革也能，反正是老百姓納稅完糧，而且越多越多，分文不減。民初國會，墨盒齊飛，至今傳爲美談。如今這個國大，文有『噓噓』，『禽你娘』……武有打職員，捱報館……『我是代表，誰管得了我？』這真是原子時代！代表，代表，好不威風！

聞話休提，書歸正傳：且說CC的擂台已經擺好多時，國大座次，選舉主席團，議事日程吵成一鍋粥之後，CC健將潘公展聯絡了方治，杜月笙，王曉籟，錢新之，徐學禹，徐恩曾，水祥雲等一百單四條好漢，提出了檢討國是的建議。這個提案是決心和政學系的張羣內閣過不去。不想這一砲打了出去，代表摩拳擦掌，發言盈庭，來自北方的竟喊出了『殺陳誠以謝國人』的怒叫。這是與CC的初衷相悖的。年來陳誠已與陳家兄弟有CCC之稱，那兩C何曾有心打此一C？其實國事如麻，政學系固然沒有搞好，CC也同樣有罪。國大代表不是老百姓的代表，無論他們怎樣的叫罵，老百姓的肚裏是非常明白的。

過了一關又一關，論到修改憲法了。看官們，你道誰要修改憲法？原不是別人，正是當今蔣公主席。

按照憲法規定，總統職權甚小，行政大計決於行政院，行政院又要受

立法院控制。總統和行政長官都無權解散立法院，將來立法院的多數派可以用倒閣的方式，控制政局。總統位高而虛，將來辦事不免很多掣肘。蔣公當這樣的總統實在太不過癮。他在廬山度歲的時候，便想到了這點。走下山來，便把這番意思說與左右親信，不斷放出空氣，向各方面探測。

說來有趣，憲法還沒有實行，國大代表都不滿意這部憲法。有些人認為現在的憲法是政治協商會議的產物，是符合各黨各派意見的；他們認為現在事過境遷，憲法必須崇尚總理遺教，換一句話說就是恢復到五五憲草的基本精神上來。有些人認為花了這麼大本錢，掙來了一個代表，但國大六年開會一次，職權則僅寥寥可數的四項，豈不太煞風景；他們主張擴大職權，提早開會，把代表當成個鐵飯碗（這兩點後來都辦到了）。又有些人認為立法院控制行政院，總統職權太小；於是無條件地迎合蔣公意見，主張修改憲法。

但，民青兩黨是反對修改憲法的。現在既然民主，從一黨訓政變成了三黨憲政，民青兩黨自然也該有點架子。此外，CC中的一部份也不贊成修改憲法。因為立法院的天下已定，是CC佔優勢。修改憲法難免要限制立法院的權限。這是非同小可的。

修憲與反修憲，兩派相爭，熱鬧非凡。於是，解鈴還是繫鈴人，當今蔣公聖聰過人，把無黨無派的莫德惠叫來，附耳吩咐，如此這般。莫德惠便在國大提出了一個『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文曰：『茲依照憲法第一七四條第一款程序，制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如左：總統在動員戡亂時期，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為緊急處分，不受憲法第卅九條或第四十三條所規定程序之限制。前項緊急處分，立法院得依憲法第五十七條第二款規定之程序，變更或廢止之。動員戡亂時期之終止，由總統宣告或由立法院咨請總

統宣告之。第一屆國民大會應由總統至遲於民國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召集臨時會，討論有關修改憲法各案。如屆時動員勘亂時期尚未依前項規定宣告終止，國民大會臨時會應決定臨時條文應否延長或廢止。』條款雖然提出，可是意見依然紛歧，吵吵嚷嚷，爭個不休，於是蔣公只好親自出馬了，有一天，大會上正在亂紛紛的討論臨時條款，鬧得不可開交之際，會場上忽然沉靜了起來，抬頭望去，原來主席台上又多了一個主席，那就是我們的蔣主席，蔣主席看到時機已到，忽地喊：凡是國民黨員站起來，鬨的一聲，國民黨代表誰敢不起立，接着蔣公就問：你們擁不擁護國民黨？你們擁不擁護總裁？這一來，真是一呼百諾，聲震屋瓦，在台下兩聲高喊擁護之下，大會主席立即宣布：好了，臨時條款經大多數擁護通過。可是這樣一來，便把他們自己奉爲民主法寶的憲法完全撕得粉碎。總統從訓政時期的獨裁，合法地享受了憲政時期的獨裁。

在下且來例敍一筆。在美國那邊，二月間杜魯門已把援華法案交與國會，數目是五億七千萬。經過國會一個半月的討論，到三月卅一日，援外總法案算通過。其中交與中國政府的是四億六千三百萬元，經濟部份是三億三千八百萬元，軍事部份是一億二千五百萬元。中國國庫如洗，四億掛零的美援也不無小補。可見美國並未拋棄國民政府。蔣公在廬山之時的憂慮已經一掃而空。從前還想讓李宗仁一試副總統，如今就要另行考慮了。

蔣公改了主意，究竟屬意誰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爭副座蔣孫陳同心
宴桃園于李程結義

話說蔣公改了主意，都門已有風傳。現在既已民主，大家都可以出主意。副總統雖然是虛位，但究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九千歲。當了這一名副總統非但可以光耀門楣，且可以在總統一旦出缺之時，像雜貨舖小夥計杜魯門似的，一朝登上金鸞殿。所以，天下逐鹿者，漸漸地集中到副總統上面來了。

『小諸葛』聽到京中紛紛傳說，對李宗仁頗爲不利。恰好他因公去漢口，一下飛機，便電告北平，報告京中的風聲。李宗仁接了電報，以爲是湖北人不肯捧場。所以對白崇禧的暗示，竟然沒有放在心上。

民社黨的候選人是徐傅霖。在民社黨看來，與其把選票賣給別人，還不如留把自己。都中有人作了一個章回小說題目，叫做『張君勸黨在朝魁却在野，徐傅霖身在隴眼又望蜀。』妙極，妙極。不過，四月廿三日的初選，徐傅霖便被淘汰，於是民社黨代表在以後的選舉中便又改嫁了李宗仁。

莫德惠是CC支持的，目的在於分李宗仁的東北選票。廿三日也被淘汰。這些都沒有趣味，在下不去多說了。

CC最初看中的副總統是美髯公于右任。于老行年七十，行將就木，既無風險，又肯聽話。一把鬍子，名震遐邇，海牙有個『世界鬍子俱樂部』會請于老加入為會員，足證于老頗有國際聲譽。于老又寫得一筆好字，論交情，結朋友，『以文會友』總算是高尚的。他是北方人，是文人，與南方武人的總統可以一搭一擋。CC的設想，真是週到。于老實行競選，在

消極上也可以分李宗仁在西北方面的選票。

于老是國大代表，又是監察委員。二者不可得兼，于老自己無法決定。提交中常會討論，爲黨爲國，于老頗有『忘我』的美意。但中常會未加決定，于大鬍子便不高興了。後來他又簽呈總裁，請予批示。蔣公批了個『應保留監委』。這是蔣公不要他作副座。于老便慌張起來。第二天，于老便舉行記者招待會，聲明監委一職早已放棄，對蔣公的批示，暗作抗議。

于老的助選委員會出了主意：與其拜佛求神，不如找C.C.。他把陳氏兄弟找來，以長輩的身份發了一頓牢騷。表示當年與陳英士一起革命，才把你們兄弟提拔上來。事到如今，你們也該幫幫『父執』的忙了。監察院已經幹得太煩。如果當了副總統，可以在蔣公身邊，落得清閒；如果當不上，便祇好告老還鄉。于老是哀求而又憤激。無如陳氏兄弟消息靈通，他

們已經知道了『應保留監委』的批示，形勢已定，愛莫能助了。可憐于右任還是日夜揮毫，竟在廿三日也被淘汰。二百億元的競選費盡付東流。比起李宗仁孫科程潛的每人數千億元來，實在已太寒酸了。

武漢行轅主任程潛爲什麼出來競選？據說幾十年前，他就對孫總理表示過這個宏願。他是軍人中的元老，也是過時的軍閥。武漢行轅副主任何成濬支持他，程高陞副總統，何也可以高陞爲武漢行轅主任。湖南省參議會議長趙恆惕支持他，是希望程能在入主中樞之後，趙也能得到酬謝，擠進南京。程潛得到兩湖的支持，還可以掌握河南江西兩省的選票，於是他也出來一試。蔣公既然討厭了李宗仁，最初也樂得讓程潛去分一部份軍人的選票。但是CC呢？他們對程潛却毫無興趣。程潛雖然在廿三日的初選和廿四日的再選中名列候補殿軍，到廿八日的三選便也完蛋大吉。

當初孫科當了副主席，蔣公曾把修築在陵園附近的副總統官邸圖樣交

與孫科過目。言外之意，總統副總統是非蔣孫分任不可了。CC就是看中了孫太子。

本來CC與孫科也並非毫無介蒂，主要的是在立法院長上。按照孫科的如意算盤，進而得副總統，退而求院長。所以，孫始終不明說是否放棄立委。

在這之前，還有一個黨內提名競選或自由競選的問題。CC與孫科的運用在於黨的組織力量，自然贊成提名競選。于程李就大為反對，聲稱如果決定提名，三人便要退到黨外，以無黨無派的身份，與太子一決雌雄。這是于程李桃園三結義的先聲。

CC與孫年來早有合流趨勢，到現在完全具體化。他們先來了個默契，以副總統交換立法院長，條件不能算是不公平，於是雙方成交。CC便全體動員，為孫科拉皮條，其中孫科夫人陳淑英，馬超俊，馬夫人沈慧

蓮，鄧公玄等人最爲活躍。CC把算盤一撥，可以直接控制的大約是九百票到一千票；他們認爲于右任的大勢已定，西北的票可以全入囊中；三青團和黃埔可以有二百票；民青兩黨，無黨無派，華僑，廣東人，甚至政學系中也可拉來一批。除了人力動員之外，在CC手中的中央合作金庫和中國農民銀行成了孫科選舉團的財庫。孫科在華僑招待所中天天宴客，外帶請看電影。那些華僑代表，講斤頭，論美金，孫科也都分別饋贈，毫無吝色。

這時，李宗仁也聽到了消息。連忙致書太子，希望支持李宗仁競選。第二天孫科招待記者，說是立法院長或副總統，他自己都未決定，一切要聽命於黨。這便算是從側面答覆了李宗仁。直到三月廿五日，他才正式宣佈競選副總統，他自吹憲法是他起草的，祇有他一人對憲法最瞭解。他又說今天的主席便是明天的總統，今天的副主席便是明天的副總統。口氣之

大，可吞山河！

CC的反對派聲勢很壯。CC的如意算盤不能打得快如流水。陳氏兄弟便往謁蔣公，要請蔣公出面重申『還政於民』的諾言。總統既爲武人，副總統最好不再是武人。如此也可取得美國的同情，金元庶可滾滾而來。蔣公此時頗爲所動。於是便親自出馬。欲知蔣公如何勸說李程放棄競選，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過河搭橋胡適邀寵
吹笙引鳳居正奉陪

話說蔣公決定同時召見李程二人，面加勸解。恰好程潛有事出外，祇有李宗仁一人召進了官邸，蔣公便以美國的艾森豪威爾爲例，說是軍人不當總統，實在偉大，值得效法。你我都是軍人，剿匪戡亂，責無旁貸，最好你不競選副總統，我不競選總統。大家專心負責軍事。李宗仁聽了，深覺不快，說是我參加競選，早已向主席請示，而且已蒙同意了。現在親友都已發起運動，參加助選，如何能夠罷休。蔣公問他，你有把握嗎？李說這是提倡一種民主風氣，把握如何是難說的。蔣又說，現在決定國民黨不提名了，希望你還是服從黨的決定，不再競選。李便對以人生在世，應以

僧養爲主，不能出爾反爾；今番放棄競選，將來又何足取信於人？兩人一談，不覺已有了個把鐘頭。李便告辭退出。臨行兩人握手，主席還是再三叮嚀，希望多多考慮，不要競選。

李宗仁回到了大方巷公館，竟破口大罵。說這是什麼民主，簡直是逼人上梁山。這話又傳回了蔣公的耳朵。連忙派夫人宋美齡前往李公館解釋，遇到了李夫人郭德潔，說是主席爲黨爲國，都是一片好心，對李宗仁個人並無惡感，請不要誤會，爲幸。

程潛沒有和李宗仁同時應召，第二天他硬着頭皮進了官邸，心裏却有了數。一見面，蔣公就把對李宗仁所說的一套來了個翻版，程潛打好了主意，不和蔣公當面對頂。蔣公說是你我兩人都不要競選。程潛就拚命勸進，說身總統一職，我公德高望重，實在當仁不讓，請勿放棄競選。程和蔣的談話是文不對題，但是倒也愉快。

國大開會之初，主席召見戴季陶，陳布雷，王世杰等幾個貼身心腹，舉行祕密會議，研究總統競選問題，當時決定假裝謙讓一番，以便對付美國人。

四月三日的中常會和四日的臨全會，都決定了不由政黨提名競選。孫科CC暗中挨了一棒。

三月中旬，司徒雷登見過主席。美國是支持李宗仁的。司徒却故意兜圈子，說是美國同意胡適當總統或行政院長。蔣公虛以委蛇，說是總統可以考慮，行政院長則不同意。

四月四日上午，主席突然在中常會上宣佈放棄競選。其實這是按計行事，不知是計的人便大吃一驚，弄得手足失措。會議席上，蔣公說：『你們做錯了，要我負責。你們又不肯聽我的話，勢將蹈民二覆轍。民二總理辭却大總統，問題不在袁世凱，就爲着黨人不聽他的話。』又說：『共產

黨口口聲聲打倒蔣介石，並沒有說打倒國民黨，國民政府。」

四月一日和四日，蔣公和胡適談過，要他出來競選總統。『過河卒子』胡適却堅決推辭。蔣公在臨全會上，列舉當總統的五項條件：一、非國民黨員；二、忠於憲法並忠心實行憲政；三、有民主風度；四、有國家民族思想，勇於爲國奮鬥；五、對中國文化歷史有深刻認識。言外之意，是祇有胡適可以當此重寄了。

在臨全會的表決上，知道蔣公自有錦囊妙計的吳稚暉、羅家倫、居正、劉文島，便沒有站起來，表示同意蔣公的謙讓。次日的中常會上，何浩若、黃宇人等六人也主張接受蔣公謙讓的美德。但是兩會表決結果，還是一致擁戴蔣公，非當總統不可。

蔣公的這一計，一方面騙住了美國人：美國輿論紛紛揣測，說足以證明蔣公領導下的軍事已經完全失敗；另一方面是在哄哄民青兩黨和那些有

民主癡的人；劉不同教授希望蔣公乘此赴美蘇一行，高耀林教授還主張蔣公應該進一步放棄戡亂工作。祇有看官們心裏明白。美國輿論和那些教授的故言，實在是可笑極矣。

蔣公的這一計，主要的還是爲了對付李宗仁。但有些軍人也未知是計，贊成蔣公專搞軍事。不過看來看去，吉林四平之後，洛陽延安都跟着完了。蔣公在台上固然沒有辦法，走了便越發不可收拾。所以還是以蔣公當總統爲妙。

十九日的選舉總統自然順理成章，蔣公以二千四百卅票當選，司法院長居正以二百六十九票落選。居正是陪選，普天之下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因爲按照『競』之一字，必有兩人才能串演。不過居正聽了蔣公一片謙辭之聲，他自己也不能不有這麼一番美德。居正的聲明發表了：『余不揣庸朽，偶聽朋友勸告，出而競選總統。嗣經記者圍繞，率作片面談話，雖

曰吹笙引鳳，識者已竊笑矣。茲幸經本黨全會深切研究，鄭重決議，一致
難請總裁出而應選為第一屆總統候選人。輿論既有所歸，謨論衷於一是，
余身為黨員，應即服從黨議，再不作競選言說，以滑觀聽。」不過後來蔣
公還是和居正「競」了一下「選」，居正敬陪末座，說可笑也沒有什麼可
笑。

十九日過後，蔣公，CC，孫太子都在分頭努力，集中精神打擊李程
乎三個副總統候選人。欲知他們怎樣發動攻勢，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放冷箭牆頭貼傳單
龔大砲汽車送代表

話說日子越拉越近，看看就要投票了。于李程已經桃園三結義，初選是各人控制各人的票，以後誰被淘汰誰就轉而支持其他候選人。候選人共有六名，選票實在太分散。陳家兄弟日夜尋思。陳立夫本來已是一頭白髮，到現在不知又是添了幾多銀絲。陳果夫原來是個肺病腔子，如今也冷汗頻頻，好不心焦。

投票之前，司徒雷登又去拜訪老友李宗仁，問問要不要美國從旁贊助，公開或祕密的方式均無不可。李宗仁幸好還算識相，連連稱謝，表示尚有把握，暫時不必『美援』。

CC在運用黨的力量之外，又發動了謠言攻勢。最初是一傳十，十傳百，說是美國人幫助李宗仁，暴露他勾引外力。又說是李宗仁勾結政學系，北方官僚，和民青兩黨，圖謀另組新黨。最毒辣的一種是說李夫人郭德潔會去香港找李濟琛，說是當選之後，希望李濟琛指教，失敗之後就要到香港來作寓公。李濟琛對指教一點，說是很好很好；對寓公一點，表示歡迎歡迎。CC的擴大宣傳把李白，桂系，香港，中共畫了個等號。到後來，乾脆造謠說中共在安徽運來幾卡車鈔票，幫助李宗仁競選。這些謠言是散給國大代表聽，其實也是揀蔣公主席聽得進去的。這真是從下到上，從上到下，弄得一片昏黑了。

事到臨頭，蔣公也不得不親自出馬，要打擊李宗仁程潛，必須清除李程羽翼，於是蔣公分批召見，面加勸說。

蔣公先找來了擁程的蕭贊育、賀衷寒，賀耀祖，袁守謙。告訴他們黨

裏已經決定孫科當選，湖南、湖北、河南、江西的票應該投給孫科，將來功成之後，要官有官，要錢有錢，閒話一句，不成問題。蕭賀四人唯唯退出。最初還想保持祕密，但是骨梗在喉，不吐不快，後來還是說與程潛聽了。弄得程潛非常生氣。

蔣公又找來何成濬和趙恆惕，也是一片利誘。何趙二人不爲所動，還是率領兩湖代表投了程潛的票。

蔣公又找來范紹增和楊虎，也是同樣勸說。這二人是支持李宗仁的。范是四川過時軍閥，重慶的范莊就是他的公館，十幾個姨太太都打得一手好網球，單打雙打，范軍長看了這羣嬌娃，好不開心。他性子憨直，對蔣公明言，孫科連影子都看不到，李宗仁給他拿過言語（註：四川土話，即講過斤頭）。范說他可以勸別人不投李的票，他自己這一票却非投李不可。范可以控制四川選票一百張，楊虎可以另有八十張。蔣公看看情形

不妙，派了警察署總署長唐令果釘住老范，派了陳希曾釘住楊虎，日日遊說，個個擊破。有個四川代表接了電話。勸他不要投李，這位代表把電話一捧，罵道：『日你媽嘞，那個選孫科，狗日……』

這一天，來到了投票日。南京的報上出現了交通服務社的一條啓事，說是『蔣公應利用其國際威望，不時歐遊訪問，藉以增進國際對我諒解。李先生倘能膺選，對於安定時局，勝任有餘，對外亦足具條件。』這啓事看上去好像是擁李的，實際上却是CC發動的陰謀，意在以『逼宮』之說拆李的爛污。

龔德柏龔大砲是擁程的，他辦的那張救國日報，早已對孫科下了總攻擊令。一說太子想發動『政變』，又說他想包辦副總統和立法院長。CC與太子的交換條件，也被和盤托出。說孫科親蘇賣國，在鐵道部長任內政績惡劣。又有一天社論的題目說孫科『裙帶，豪門，放棄東北，反對職權

代表，貪污卑劣，兼而有之，何能當選？」投票日，該報又登了一篇「廣東代表不投孫科的票——一個廣東代表的來函。」說孫科在廣州尅扣軍餉二十萬元，曾被總理痛罵，孫科向報告消息的胡漢民尋仇，竟與胡動手。又說他在廣州市長任內，招待外賓看春宮電影。該報又發表孫科依附陳濟棠時，何應欽致孫的一電，說孫每星期到上海去找舞女，責他「不忠」「不孝」，總理老早就不信任這個兒子。

這天，廣東代表在國大會場投票之後，便由張發奎率領，分乘國大紅色交通車兩輛，來了個奇兵突襲，把救國日報的營業部和印刷廠搗了個爛稀，職員五人受傷。一時「丟他媽」之聲四起，滿牆貼起「打倒軍閥走狗熊德柏」的標語。

廿三月初選結果：李七百五十四票，孫五百五十九票，程五百二十二票，于四百九十三票，莫二百十八票，徐二百十四票。後三人落選。這天

晚上，孫科聲明放棄立委，印成傳單，次日在國大會場散發，一則團結 C 選票，一則拉攏反 C C 的選票。次日，並非國大代表的陳立夫在代表休息室中，與人交頭接耳，情形非常緊張。廿四日再選結果：李一千一百六十三票，孫九百四十五票，程六百一十一票。三人都沒有得到過半數的一千五百二十三票以上。還要等待三選。美國大使館的人員也在有關各地公開出現，表示至爲關切。

廿四日會場有人散發傳單，會場外邊的牆上也被貼滿。其中之一的標題是：『請代表先生注意！——反對威脅政府貪污跋扈軍人——李宗仁當選副總統！』另一傳單的引題是：『「加官以後」，就要接演「逼宮」』，正題大字是：『李宗仁競選內幕』，副題是：『請不要吃狗肉。不要吃「糖衣毒藥」！』如此珍貴史料，在下未敢自私，特抄錄第二種全文（小標題從略）如後，以公同好。文曰：

『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參加副總統競選，高調四項主張；一、輔佐元首，肅清貪污，改革政治。二、實行民生主義，清算豪門資本。三、培植民衆武力，加強戡亂力量。四、樹立獨立自主的外交，不恫嚇，不乞憐。說來娓娓動聽，若有其事，其實竟是掛羊頭，賣狗肉，存心不良，裝出一付仁義道德的面孔，以騙取國大代表諸公神聖的一票而已。我們願將此公競選的真象，揭露於次，請大家瞧一瞧李宗仁葫蘆裏賣什麼藥。』

李宗仁的競選，說起來竟藉用李濟琛叛逆的力量，他從華北南來，旗鼓大張，意在必得，他曾聲稱：『失敗也要成功，成功也要成功。』他一再的說明，如果競選失敗了，他就要到香港去，意思是：『他要造反了！』爲了權勢地位，不惜以反叛爲要挾，還口口聲聲說是要輔佐元首。我們懷疑，不知他將用什麼姿態來輔佐！

而且，有一幕『逼宮』的好戲已經導演多時，就準備在競選成功後三個月內實現，他一直向他的走狗表示，這天下將要是我們的。在第一天副總統的選舉會

場裏，一位得意忘形的小嘍囉一面拍掌慶祝其騙買的票多，一面喜形於色地告訴在座者：『只有他才能對抗「老蔣」的獨裁，別人不過是姨太太的小媳婦子。』這一幕戲，大概已是排熟了，這一位一溜口台詞兒就順嘴溜出來了。據知，他們准（準）備在李當選了副總統三個月後，就逼使他我偉大的領袖出國，一切由李宗仁來包辦。我們試問這種『輔佐』，又是什麼『輔佐』，實實在在不折不扣的是個好雄。把民主當戲台，跳過『加官』就『逼宮』，而後就把民主扼殺，——不成問題，軍閥獨裁式的中國就要出現了！如果給元首選這麼一位輔佐，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他說，他要肅清貪污，改革政治，顯然的，最近爲皖省人士揭發淋漓盡緻的李品仙的貪污，就是他競選的工具。李品仙在安徽搜刮，苛征暴斂，私設關卡，征米捐，把安徽人的血和骨髓都擠盡了，而李宗仁就在拿安徽人民的血和骨髓在南京請客，收買，行賄。前些日子，安徽由京蕪公路運來三大卡車鈔票，經警士攔詢，稱爲安徽省政府的公款，就是李品仙以保安經費爲名搜刮來的，試問運來

南京幹什麼？

還有北平的保安經費三千億，也由我們的行轅主任挪了來，到南京來『保』他的票的『安』。上帝，這不是貪污是什麼？自己貪污，而且支持李品仙的貪污集團搜刮。一種殘酷無恥，貪污，瞞肝的統治，正是李宗仁的競選經費來源。試問還有什麼臉說出肅清貪污，改革政治？

安徽人民，在其桂系集團的橫暴政治之下，那裏有生，簡直是『死』，不知多少人被迫害，虐殺，搜盡刮光，挪用保安經費，從人民飯碗裏搶糧食，爲了賄選，爲了鞏固地位，爲了把中國籠於其桂系暴力集團蹂躪之下，正是民『死』主義。

除了這種貪污是其經費來源外，他在北方還有兩件醜事。

第一是運用他的行轅職權，高價批售運煤執照。同時自己大量販賣煤炭，運輸車皮，都在他的勢力之下。然這一次他就賺了幾千億。請問這叫什麼資本？

還有他的夫人，經常用行轅主任太太的大招牌飛香港，飛北平，你知道她幹

的什麼買賣？原來是販賣黃金，帶金條。這種資本不叫豪門資本，也該叫官僚大資本。而他還有臉高叫清算。我們倒希望他先清算自己一下，這些錢有多少，該叫什麼資本！

還有，一種大規模的攤派在安徽進行，每縣五億五十億，視其缺之肥薄。一個專員攤五億，省田糧處長三十億，省府各廳處長每人五億，安徽各地省銀行單位五十億，縣銀行單位攤五億。自然，都爲了想把李宗仁推上副總統的寶座，來鞏固李品仙及其一羣『刀片』的地位，這錢，自然不愁搜刮不起來。——這種資本請問又叫什麼資本，我們要打倒這種『進貢資本』！

說什麼培養民間武力，挪用保安經費，豈不是枯竭民間武力？組成貪污集團搜刮人民，迫民挺而走險，進而要把這種集團推及全國。貪污集團幕後人的李宗仁，還要作全國領導者，擴大其貪污地盤，使全國人民活不了。豈不正是加強匪亂力量？而他本身競選不成，既要走香港投奔李濟琛，豈不正是公公道道的增加匪亂力量？

阿彌陀佛！我們如果坐視李宗仁『加官』，『逼宮』諸傑作如意演出，那麼，我們就準備索人民於鮑魚之肆了！

各位國大代表先生們，萬萬不要聽那些接受了支票，接受了預先的封位的那羣李宗仁的小嘍囉們的喇叭。掛了羊頭出賣狗肉，一旦出了事，國家民族的一旦就休矣！還有那些輿論，今天誰個不拜金。曹錕軍閥已在借屍還魂了！諸公，就這位李宗仁，就是今天最可怕的投機家，最可恥的賭博家，你要看他的外交本領，不防看一看他的競選手段，正是：

一方面用造反在恫嚇，一方面向代表們乞憐，他懂得什麼叫外交，一個能恫嚇能乞憐的野心家而已！而且，他正一隻膀子勾着李濟蹀，一隻膀子伸出來要票，這又叫做什麼自由和獨立？

我們堅決反對這樣一位兩面人，我們表示奉勸國大代表先生們，我們不要吃李宗仁的『糖衣毒藥』！

爲了元首，請不要替他找一個禍害！

爲了人民，請不要爲我們選一位獨裁的軍閥！

元首萬歲！

中華民國萬歲！

中華民國人民萬歲！

廿四日晚上，主席蔣公召程赴宴，勸他放棄競選，把六百多票轉讓孫科。程潛知道大勢已去，回到中央飯店向六百餘代表表示，他已『奉命』放棄競選。代表聽了人聲鼎沸，紛紛罵街，聲稱寧肯不投票，決不擁孫。按照程的原意，他一人放棄競選，在廿五日的三選中便可以集中選李，使李足夠法定半數以上當選。這形勢對李是有利的。不過羣情譁然，都在咬牙切齒。大家決心還是選程。打算在次日的國大會場中來個不簽名，弄得人數不夠，吵散大會。又有人主張本屆不選副總統，暫由總統兼代，兩年以後再選。

CC孫科的探馬報道，程潛已經放棄，高興得手舞足蹈，便又派出大批幹部，分頭活動，想把程的票子拉過來。中統軍統一齊動員，帶着當今手諭和上方寶劍，對國大代表分別訪問，個個必須宣誓遵命，方算善罷甘休。有一個擁李代表，在被清查之後，不脫睡衣，幾個箭步奔赴李公館，報說：『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李便召集『小諸葛』白崇禧，黃紹雄，甘介侯，一干謀臣策士，舉行緊急會議。個個情緒緊張，揮拳拍桌。李夫人郭德潔杏眼圓睜，柳眉倒豎，喝道：『我們歡迎共產黨渡江！把這個南京搗爛！』

這一個夜裏，李公館、陳公館、（CC）、程公館都是燈火通宵，好不緊張！

欲知李宗仁如何救此大難，且聽下面分解。

第七回

三退三進險成僵局
一哭一笑話不投機

話說李程早已結義在先。如今被逼得無路可走，二派都主張把個鳥國大吵散。黃紹雄極力主張李宗仁也放棄競選，否則他便去滬，不忍坐視老友慘敗。李便毅然決定放棄，午夜三時把放棄競選啓事，發交各報，裏面有一段說：『惟邇來忽發覺有人以黨之名義壓迫統制。使各代表無法行使其自由投票之職權。此種行徑，不特違悖黨之決議暨本黨總裁訓示，亦且違反民主作風，摧毀憲政基礎，殊堪痛惜。宗仁競選動機，原爲効忠國家，個人得失在所不計。似此情形，競選已失其意義。』

廿五日九點，又到了國大開會之時。程李兩派代表都不簽名，逕自坐

在席次上鼓噪喧嘩：『爲什麼李宗仁不能競選？』『我們要選舉程潛！』『反對獨裁！』『打倒CC！』洪蘭友連忙宣佈國大暫時休會。孫科見李程都已放棄競選，弄得不好意思，他于十二時晉謁蔣主席之後，聲明競選已無對象，也便放棄了。

這時，美國人已經大爲不滿，大使館也弄得非常緊張。『過何卒子』胡適便問計於司徒雷登。大使說，中國政治不能與美國並論，無論如何選舉總該自由。CC孫科想到美國人，也有了顧忌。鬧得太不像話，難免影響外國情緒。蔣公也頗以爲然。

廿五日下午，蔣公出席中常會，希望程李孫不要放棄競選。一方面又派出非國民黨的胡適，于斌，曾寶蓀，陳啓天，孫亞夫，分訪程李孫，轉達蔣公好意。無非是提倡民主，保證自由投票，都是自己人，大家不要翻臉。

這時都門謠言蜂起，市井傳說李品仙已在對江集中了部隊，首都衛戍司令部也加緊戒備起來。

李宗仁也向空運大隊借好了飛機，準備在廿七日清晨，來個卅六着，走爲上策。蔣公連忙派人挽留，情意堅懇，令人淚下。

廿七日，李程孫同意繼續競選。

主席所保證的祇是自由投票，不是保證李宗仁的必定當選。廿七日，廿八兩天，蔣公，CC，孫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黨員團員軍統中統，全體出馬，威脅利誘，用盡功夫，一定要代表投孫科的票，否則蔣公便要被逼下台，國民黨分裂，大家都完了。

廿八日三選的結果：李一千一百五十六票，孫一千零四十票，程五百十五票。程被淘汰。李程的選票，都少於二選的數目，祇有孫科增加。廿九日最後角力：李以一千四百三十八票的較多數當選，孫以一千二百九十

五票落選。至此，副總統的選舉功德圓滿，總算沒有鬧出人命官司來！

在最後二場比賽中，反CC，反獨裁，反中央的勢力形成了大聯合。改革派戰勝了死硬派，北方官僚資本戰勝了南方官僚資本。CC所估計的**基本票**全被分散。三青團方面祇有五分之一捧場。民社黨大部份擁李，這就是梁秋水所說：『妾婦之道，在以色事人。』青年黨的李璜一派擁李；祇有曾琦和在朝的陳啓天、左舜生投了孫的票。政學系也有少數投孫。三選的情形，孫科雖有增加，但畢竟不能旋轉乾坤，於是大勢去矣。

五月一日，國民大會閉幕。按規矩，總統和副總統的當選證書應該在國大會中當場致送當選人。蔣公一肚子的氣，他不願意和李宗仁並站台口，於是，當選證書便改爲送往主席官邸和李公館，草草了事。

蔣公事後又與李宗仁談了一次，表示一番賀忱。說是你我同屬一黨，最好不要有不同的政見。李表示十數年來，從來沒有發表過政見，這次爲

了競選，所以發了四點綱領，也沒有違背黨的原則；今後也無非是主張『改革政治』而已。蔣公聽了『改革政治』四字，臉上便顯得蒼白。末了又叮囑李不要組織政治團體。李對以孫程都有團體，我何獨不能。蔣公告以孫程是失敗者，還情有可原；你是成功者，所以大可不必了。

李宗仁——在下要稱他爲李公了，李公當選副總統之後，還會有什麼逗美國人歡喜的花樣，會搞點什麼政治改革，會不會組織政治團體，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煮咖啡深宵論選事
爭坐位小黨講斤頭

却說自從李宗仁在競選中『對屁股一將軍』把千鈞一髮的棋局轉敗爲勝，當然不能不歸功於當年號稱曹孟德的黃紹雄等的機謀，可是究竟爲什麼走了這着以退爲進的險棋，便可以背水破大敵，這倒值得推敲推敲的。尤其是蔣主席與陳立夫諸公，經此挫折之後，不能不有所檢討。

副選定局之後，陳立夫當晚便奉召進了主席官邸。照今上的一向脾氣，尤其臨到這場大事，先發放一陣排頭，自然是在意中的，在聽者也只算是個破題。然而一室之中，兩人之外，別無第三者，其機密鄭重，非此尋常。所以破題以後的起講便轉到檢討的正文中來了。

兩人一面喝着咖啡，一面瑟前瑟後地從長計議，話便越談越長，越談越多。咖啡喝了一壺又一壺，竟至五壺之多，談話愈深，夜亦愈深了；談來談去，兩人意見逐漸一致起來，認爲這次的毛病出在好幾個原因上。第一是毛病出在團的身上。這次雖然有主席當面吩咐把團的票子全部支持孫科，結果是効力極小，甚至有許多本來無所謂的人，經此一吩咐，刺激之下反而偏偏去投了李宗仁。第二是毛病出在民青兩黨身上。兩黨本有諾言在先，現在竟食言自肥，都去投奔了李宗仁。當然立法委員的選舉也給民青兩黨刺激不小，本來國民黨答應得好好，可是結果民青兩黨所得的立委席數還不到答應的席數的一半；國民黨既背信在先，怎麼好責民青兩黨守信呢？不過，緊要關鍵還在張君勱。這次張君勱在大選之前，急急忙忙星夜奔回，一定從美國方面奉到了什麼訓令的；回來以後，照華盛頓的訓令如此這般佈置一番，於是兩黨在大選中的態度便大變了。所以第三便不能

不把毛病的原因歸結到美國身上。本來司徒大使一向在南京與北平之間僕僕往來，跟北平那些與李宗仁搞得很好的名流學者如過何卒子胡博士之類十分水乳交融的，當李宗仁表示放棄競選的時候，大使館便表示對大選十分關切，可見李宗仁不僅是對黨示威，簡直是對大使撒嬌了。而當棄選僵局鬧得十分僵的時候，陳立夫會派人去大使探探行情口風，司徒大使却是一付『毫無意見』的冰冷面孔，一擒一縱，一揚一抑的太極拳手法是有相當分量的。所以李宗仁這着險棋，假使沒有美國這樣的腰把子，一定會全軍覆沒的。其次，當然孫科太子派選手們去搗毀反共大砲龔德柏的救國日報也是失着；因為碰翻了這付敲詐爲業的餛飩担，真可謂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徒然引起別人的反感而已。最後當然陳氏也不得不承認，自己身爲組織部長，對於黨員竟還控制不牢，到緊要關頭竟讓若干選手溜了韁。

往者已矣，來者可追。於是商量出幾點辦法。關於美國這方面自然有

關大局，碰都碰不得。救國日報方面既做錯了，也不必再提。只是黨團方面，以後還須派大用場，必須整頓一番。所以依照陳氏的獻策，認為必須格外加強控制。但是陳氏自己已決定去掌握立法院了，關於黨團人選便由陳氏提出以谷正綱任組織部長，以團方面靠近陳氏的鄭彥棻担任副部長。至於民青兩黨竟敢以寄人籬下之身，中途叛變，忘恩負義，至此而極，不能不給他們一點顏色，所以決定對立委名額決不讓步。

五 壺咖啡，便如此收場。

且說民青兩黨經過這次選事以後，也看出了苗頭，現在政治上的行情，唱反派戲最能賣錢，尤其向美國投過寄名帖子，更可表硬裏硬，嘩啦嘩啦，氣壯頸子粗，而況這次立委競選，不要說一杯羹，連一匙羹都分不足，國民黨亦實在太狠了一點。所以立委之事便接上副選之事爭唱開場了。合聲居然於新立法院預定開幕（五月八日）的前兩日（六日）發表兩黨聯

明，指責國民黨『現則一反前言，以「治律論」來歪曲事實，實屬自食諾言，自毀信譽。』而對於國民黨包辦選舉舞弊事實竟以開揭露說，『選舉事務所必須得國民黨當局之通知，始能發給常選證書。觀於立委名單之公布，並非選舉事務所開會決定，而係由國民黨中央幹部開會所決定，即此可概其餘。』又說，『此次立委選舉中之選票，未到人民手中，爲盡人共知共見；乃國民黨當局以不合理不合法所造成之，實排斥青民兩黨，則青民兩黨對於此種一黨包辦之立法院，自將無法參加。』這樣鬧成了苦迭打的僵局，國民黨又不得不把蔣主席這張王牌搬出來了。可是這張王牌在副選之爭中已經失了風，所以這次再度使用，效驗並不顯著。而民社黨的頭子張若勸還頓在上海，只由徐傅霖出場，似乎這個『學者』到美國去插了幾個月的草標，比當初向國民黨『猶抱琵琶半遮面』時候的身價高了一點。其實這個被梁秋水指稱爲老娼婦的『學者』身價並沒有漲到那里，只

是蔣主席的身價似乎缺了一點。只要看徐傅霖見蔣主席時的神情便可知了。

主席以新當選大總統的九五之尊，一見徐傅霖的面，就說這次立委選舉辦得不好，特別表示歉意。不過徐傅霖倒毫不含糊，一點也不客氣，劈口便回答道，『這不關主席的事，不過實際上確沒有辦好。票多當選，本來是天經地義，當初就應該決定自由競選，何必分配；而且這次國民黨外的立委候選人，都不得分配。老百姓手中因沒有選舉票，當然國民黨籍立委的票會多的。』蔣主席當表示願想法解決，希望兩黨能贊成弄個原數（七十五名）的一半，落選的另想辦法，不過得以三個月為期。徐便說：『主席是國家的元首，除掉國民黨外，還要顧到他黨。如主席能想出高明的辦法，本人可向民社黨方面報告。』

這個斤頭似乎還得多講幾回才得成交。自然蔣主席是個久經戰陣的大

帥，什麼世面沒見過，像民青兩黨究有多少斤兩，他手里是稱過的。所謂辦法，拆穿了無非是安插的問題。不過國民黨自從副選受挫之後，現在正在亡羊補牢，以全力來控制立法院，怎還肯讓民青兩黨插足。所以所謂安插的問題：國民黨只答應在立法院外面想辦法，而民青兩黨則還想插足於立法院之內。這之間的距離，說近不近，說遠也並不怎樣遠，只看現在民青兩黨的胃口有多大，腰把子有多硬而已。

現在鑒於國內外的大勢，所謂行憲政府急須組織。一面怎樣對付美國，一面怎樣安排內部的四分五裂的各派系，也的確是很傷腦筋的。即如立法院，其勢已在CC與孫科聯合控制之下，然而朱家驊這一系也還想掙扎一下。爲了推選副院長，特爲提出了和朱家驊有淵源的傅斯年，然而終究爲CC系打了下去。至於行政院，終究是安排在政學系手裏了。何應欽新從美國回來，當然從美國方面帶了重要使命來，本有長行政院之說，但

亦許何氏聰明一點，眼看立法院在CC手裏，不願鑽進這個金鐘罩，而且美國交給他的使命是偏重在軍事方面的，所以還是出給軍符，仍把行政院交給了張羣。而且李宗仁既高登副座之後，國防部如再在白崇禧手裏，究竟不大妥當，那麼自然非何莫屬了。不過何之爲人，一向圓融，總須推讓一番，讓國防部許多高級職員聯袂去勸駕一番，然後再登台。

『行憲政府』和『制憲政府』之間來和麻將搬座一樣沒有什麼兩樣，不過從大選中加深了的派系之爭，似乎使搬座工作比較費手得多，所以在舊立法院結束，舊行政院總辭之後，竟讓首都各機關變相關門了一個時期，竟有點像裝修門面。修理爐灶的新開老店停業了若干天。

究竟老店新開之後，是否能生意興隆，還是仍免不了關門大吉，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唱假戲反派激人心
吐真言忠臣露馬脚

話說大選以後的政府雖然已經像七巧板一樣拼成了一個花樣，總統和副總統總算行過就職典禮了，但是離開美國的圖案其實還遠得很。美國的主意由一個名叫劉迺誠的教授在他一篇「社會改革之先決條件」的文章中說得極明白：『政治與軍事併行，比較有效，但應以政治為主，軍事爲輔，以前者爲攻，以後者爲守。』（改造評論二卷二期第六頁）這大概是美國設計下的戡亂建國的新方針。軍事方面自然靠美國的軍事援助，不過美國早已看出，單靠軍事援助實在擋不住目前急如燃眉的一面倒的形勢，所以最好要另想一套辦法能夠把現在兩軍的對峙形勢凍結下來，讓國軍有

一個喘息時間，然後捲土重來，這便須乞靈於政治攻勢了。

司徒大使會爲了這政治攻勢化了不少氣力。二月間，司徒會和合衆社唱了一齣和平攻勢的雙簧戲，結果並不能叫座，弄得一場沒趣。於是他便專心一志去搞所謂『自由份子』，教他們出來專唱反派戲，利用一部份老百姓的急求苟安與不滿政府的心裏，提出和平與改革的口號，以此來籠絡一部份已失的民心，作爲政治攻勢的本錢；甚至假使和平與改革的口號還不靈驗的話，可能提出反×反國民黨的口號

現在據說國民黨也趁勢提出了『脫黨救黨』的口號，脫去了國民黨的制服，穿上了『自由份子』的外衣，化整爲零，組織許多小團體，所以，傳聞這次舉行黨員重新登記，原來六百萬黨員，登記的只剩了十七萬多人；那些沒有登記的是否都去另換新組織，恐怕又未必盡然。結果反變成了一聲『脫黨』，大家一哄而散，飛鳥各投林，自找出路去了。脫字做到

了，救則未必，即此一端，可見黨內的人心還沒法籠絡得住，從那裏去向百姓收拾人心。

自然『自由份子團體』，有總是有幾個的，據說，現在單南京大約有二十七個。可以組織團體容易，真正能照司徒雷登原來設計的那樣在人心着實發生影響，可就難了。因為和平與改革，喊來自然好聽，但中國老百姓聽見當朝黨政大員喊過的口號亦許比這兩個口號好聽的多着呢？可是那個劉姥姥的大公報也曾說過，『好話說盡壞事做盡』，現在這批『自由份子』能比現政府的大員好過多少，問問老百姓，恐怕誰亦不敢說。那天李宗仁當選後，曾有號外報紙滿街飛，可是銷路真正少得慘極；連黃包車夫也說：

『有啥看頭，有錢不如買大餅吃。』

這就是所謂人心了。

老實說，現在並不是要不要和平與改革的問題；誰說不要和平與改革，那才真是喪心病狂，可是誰要用和平與改革作幌子騙人，今日之下也決不會有那樣的僥倖的了。現在的問題倒是在誰的手里會得到和平與改革，怎樣才會得到和平與改革。從帝國主義手里要和平麼？向封建地主主要和平麼？向官僚資本家要和平麼？他們要的是戡亂。不能和平，還談什麼改革？就算紙上談兵吧，試問土地改革不是要割封建地主的肉麼？肅清豪門資本不是要官僚資本家的命麼？而封建地主與官僚資本正是一國主義在中國經理夥計；這樣的三位一體，誰能碰他們半根毛呢？假使把現政府放在化學試驗管里分析一下，抽去了上面所說的三種原素，還有什麼存留的呢？

所以這些高談和平與改革的『名流學者』恐怕只能向自己的影子宣傳一番，除此之外，實在沒有人有工夫去聽的。其實倒還是像呂先難那樣的老

實人說了幾句真話，他在『權益結核菌論』一文（大公報五月九日星期論文）中老實說出，『皇朝而不能寄納真正盡忠於皇朝的敢練之士，豈僅是皇朝本身的不幸，也正是中國政治的不幸啊！』又說，『眼前各地名流學者所發表的「宣言」及「時局主張」，皇皇文獻，衆口鑠金，一致攻擊政府，表面觀之，情勢相當惡劣，但從骨子里看，不問措辭如何激烈，大前提還是衛護政府的。一切希望政府的進步改革，目的不但非爲拖垮政府，反是幫忙政府像個樣子，不致拖垮。』要是這樣說，那到情有可原。因爲歷史上也從來沒有一個永不結束的皇朝的，而是每逢一代皇朝快結束的時候，總不免有些孤臣孽子作一番竭忠盡智的事；假使他們叫明了是爲保皇起見，而出此，那是他們自己；可是假使一定要做什麼好聽的口號，誑騙百姓跟他們去做孤臣孽子，那便是『鄉愿，德之賊也』矣。

在這邊鴉飛鵲亂，雞犬不寧的時候，那邊中共似乎另外也有他們的一

套。據五月十日聯合社舊金山電，該社在舊金山收聽到毛澤東對晉綏邊區政府高級幹部的演講中曾提到中共對於只顧順從羣衆要求亂打亂殺的過左傾向已經加以糾正，而且獲得極大成功了。同時對於不肯澈底實行土地改革的過右傾向也已經糾正過來，使土地改革工作勝利展開了。毛氏還特別提到聯合全國智識份子，自由資產階段，以及積極保護並發展工商業的重要。他說到智識份子時，曾提到在一切新老解放區對於恢復工礦交通，改進技術，一切後方勤務工作和後方機關工作，一切文化建設及經濟建設工作都需要大批的各式各樣的智識份子如工程師，醫師，教師，以及會計人員等。他提到自由資產階級時，曾解釋了稅收政策及工商政策，反覆強調，要堅定不移地貫徹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工運政策與工業政策。最後他特別明確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內容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衆的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人

民革命。在五·一勞動節時，舊金山電台曾收聽到他們的二十三條口號，他們竟然提出了『今年的五·一勞動節是中國人民走向全國勝利的日子』。他們並且狂妄地喊出『今年的五·一勞動節是中國人民死敵××走向滅亡的日子』，他們還是把土地改革當作法寶，所以又提到，『今年的五·一勞動節，是中國勞動人民和一切被壓迫人民的覺悟空前成熟的日子。慶祝全解放區和全國工人階級的團結，慶祝全解放區和全國農民的土地改革工作的勝利和開展！慶祝全國青年和全國知識份子爭取自由運動的前進！』

他們還提到，『全國勞動人民團結起來，聯合全國知識份子，自由資產階級，各民主黨派，社會賢達和其他愛國份子，鞏固與擴大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統一戰線，爲着打倒×××建立新中國而共同奮鬥。』更具體的是『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

合政府。』在這邊的行憲國大草草終場，新的行憲政府正在上台的時候，那邊却提出了政協，人民代表大會與民主聯合政府，究竟那一邊能叫座，等着瞧吧！

第十回

捧丑角有趣是肉麻
講維新巧計成虛話

話說美國現在對於中國局勢的不順利，恐怕比了當朝諸公還要着急，所以專心一志把所謂『自由份子』團體的改革運動看作政治攻勢的唯一法寶，認為挽救危局，以濟軍事援助之窮的唯一希望。所以對於李宗仁的登台，當作一着重要棋子；只要見這次大選結果，美國報紙的捧場真是不遺餘力。紐約先驅論壇報卅日社論批評李宗仁當選中國副總統一事稱：在言論方面主張改革最力之人物現已擢高居位。李氏在國民大會之勝利證明其有政治上之後盾，且在成功之將領間友好衆多，辦事庶免掣肘。若能保持改革之熱心，必可完成大業。李氏無疑爲一極需要之官員，希望其改革主

張獲得結果，言行並重，不負政治領袖之令譽。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昨廿九日在社論中評論中國國民大會之種種發展稱：「西方的讀者，對於中國的情形，真感覺到撲朔迷離。蔣主席宣佈他不擬在中國新的民主憲法下參加總統的競選，但後來國民大會終於絕對多數推舉他當任總統，並賦予以緊急權力，這種權力幾乎不受憲法限制。競選副總統的一場凶猛的三角大開打，結果三個候選人一起退出，直到蔣主席苦苦相勸，才重新參加競選。同時，國民大會的三千代表彼此拔拳相爭，其中有幾個憤而歸去。」『這些情形反映中國還不夠實行憲法民主的資格，同時也反映那些控制南京官僚政治的高級機構有些地方不合人民真正的需要和願望。』『李宗仁將軍在競選中所提出的改革綱領，其一部份就表示在南京治下各省的不安情緒。要使民主在中國最後成爲現實，與其從全國的基礎上做起，毋寧從地方的基礎上由農村人民協力做起來將更有

可能。』

米亞米（佛羅里達州）先驅報四月二十三日撰文稱：『南京的國民大會對於蔣介石最近聲明不願担任中國總統候選人的說法，顯然沒有加以認真的看待。蔣委員長是被極大多數所「徵發」的。』這或許正是蔣氏所想釣取的。他使用同樣的手段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孫中山逝世後，當蔣氏與汪精衛爭奪寶座之時，蔣氏就「下野」過不止一次。情形糟了。於是再請蔣氏出山，予以獨裁的權力。電傳照片中蔣氏面上的笑容，這一次似乎是真的。』

捧得最肉麻出色的要算克利夫蘭（俄亥俄）正言報了：該報在五月二日社論宣稱：『中國的副總統，在新憲法之下，較之在其他若干共和國內，得到更多的尊敬，並擁有更大的勢力，尤其像李宗仁將軍這人物來担任這位置。』該報續稱：『過去幾個月由東方來的消息；所說的無非是國

民政府軍事上的敗績和國民黨政治機構的繼續腐化與專橫，上週國民大會推選李將軍爲副總統，確是一個難得的好消息。這位年齡五十七歲的軍人和普遍的中國將領不同。在革命初期，當他從桂林軍校畢業以後，他一向爲共和國作戰，他有很豐富的經驗。一九二八年當他和蔣分裂的時候，他和他的老友現任國防部長白崇禧將軍一同去治理廣西省。

『在那個時期，軍人政治，往往等於掠奪。但李白二人則不同。他們推行地方自治，實施基本教育，並組織民團。當時捐稅減少，人民得到了新的希望。廣西就成了一個模範省。在沒有組織的中國。成爲一個治理最佳的區域。廣西人民在日寇侵華的時候，最先準備抵抗。沒有他們，中國或許早就淪落了。這裏是一個教訓。

『李宗仁將軍知道忠實的政府所能做的事情。他知道中國在反抗共產黨方面獲勝的唯一希望，乃是儘可能提供最好的政府。李宗仁將軍希望

獲悉各方面的意見。這在向來是百分之一百以國民黨故步自封的政府各
中，是一種新的傾向。他堅持實行基本的軍事、經濟、政治改革，這種行
動，蔣氏會避免採取。李宗仁將軍並不是蔣氏『唯命是聽的人。』他對中
國有見解，也是三十年來自統治政黨內部最好的見解。蔣氏現在有了一個
有能力的助手，以及一個極積極與足以激發他人的良心的人。』美國駐華
大使館的機關報上海英文大美晚報的四月三十日的社論，對於李宗仁的勝
利，不僅是捧捧而已，裏面還對李宗仁今後怎樣做法開了許多路道。大美
晚報究竟是張在中國境內出版的報紙，而且跟大使館又是呼吸相通，所以
頗有些話，頗有些主意是針對着中國現在的人民心理的。譬如，它說，李
宗仁這次競選如此真刀真槍，一點不假，這便證明了這並不是唱雙簧戲，
而且弄得蔣主席和國民黨不能讓步，更見得李宗仁是怎樣一個『獨立不
信』的『自由份子』。再說到凶險處，該報說：李宗仁已難當選，但是現

政府的大權還在老班底手裏，所以李宗仁雖有改革的雄心，還得先要有了大權才行，把李宗仁簡直說成了一個怎樣旋轉乾坤的了不得角色了。

自然中國人中間也還有人對美國的真面目沒有認清，所以縱使對於這批賊和平與改革的人並不存什麼奢望，但一看他們後面有美國大使在作提調，想來總還有點苗頭，因此心裏對於所謂『和平』，『改革』，總還忐忑不定，看不整足。

其實，只要稍些留心世界大事的人總該可以認清現在美國在世界各國玩的怎樣一套。在希臘，美國的軍火與金元源源不斷地接濟保皇黨軍隊，美國軍官早已親上戰場指揮打仗，成千成萬給殺掉的還不是希臘老百姓。對於義大利的選舉，美國硬化去了四百萬美元收買選舉票，並且向義大利老百姓公開宣傳假使左派勝利，美國老實不客氣要來發動內戰的；經此威脅利誘，硬把喀斯貝里捧上台了。在朝鮮，更是由軍警特務人員挨家挨戶

去威脅，誰要不去投票選舉，誰就對不起，這樣硬湊足了百分之七十的選舉票，把李承晚抬上了台。美國爲什麼這樣愛希臘的保皇黨，愛義大利的喀斯貝里，愛朝鮮的李承晚呢？就因爲他們都心甘情願把國家的主權利益通通奉送給美國資本家大亨，十足做了美國的殖民地。美國要把這批傢伙提上台，完全爲了自己，它那裏真想到這些國家的人民，它想到的，倒是教它提上台的傢伙怎樣把人民壓得服服貼貼，讓它予取予求；這就是美國的所謂『援助』與『合作』。而且眼前大家都看到的，美國對日本的軍閥財閥，真是愛護備至；戰犯不判罪，財閥不解散，還要把他們從新武裝起來，大批資本借給他們，讓他們趕快復興，把日本貨早些快些傾銷到中國來。中國受了日本的經濟侵略武裝侵略已經五十多年，生命財產犧牲了無千大萬，今日之下，美國倒把中國的大敵人扶起來，捲土重來了。中國人爲了這事抗議了幾多次，美國不僅只當沒有聽見，反而更加急速進行

扶植日本的計畫。就此一端看來，美國究竟對中國有絲毫善意沒有？所以假使對於美國在中國的一舉一動還存什麼善意的幻想的話，那縱使不是喪心病狂，也是天字第一號的傻子。

所以，對美國真正看整足了以後，那麼，他在中國政治上搞的一套，還有什麼苗頭好看呢？倒應該及早留神，一切的禍根都是從它而起的。美國在大捧李宗仁，中國人却千萬別上這個當。上海某雜誌上曾某的一篇『賀李宗仁』的文章就說得很對；他說，『副總統競選，在實際上類於「立儲」之爭。』即根據憲法第十五條：『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其職權』，所以李宗仁就『像儲君等待皇上崩駕或退位，然後可以登極有所作為。』

那麼李宗仁是否有所作為呢？曾氏說：

『副總統既是總統的助手，本不應離開總統而有自己的政見政綱。但

李宗仁先生的競選取勝，主要原因却在於有庸中佼佼的政見。這政見是一張不知能否兌現的支票，是對未來一段時間（也許就沒有這段時間）的假想和投機。因此，歸附李宗仁先生的物望，在他當選副總統以後，仍是行雲縹渺，不着實際。

「什麼是李宗仁的政見呢？照例，在台下的李宗仁先生與在台上的李副總統，是不同的。副總統拿到了手，李氏夫婦一齊說：「我競選勝利，就是戡亂的勝利，蔣總統的勝利。」在競選期間，李宗仁是不輕於說出這話的。從這點看，我們對於李氏所標揭的政見，不能不打一個折扣，最好以競選宣傳視之。今後他的政見將由異而同，由倭而庸，格局已定。

「但有一點事實不能抹煞，國民黨對黨內的控制力已差了，王牌搬出來，有時也未必完全中用。歷史到危急關頭，內部難以控制，往往產生對立或紛紛的意見。例如宋季有和戰之爭。清季有維新與反維新之爭。按形

式說，不論李宗仁先生怎樣大膽思維，果敢行動，當不外乎和戰問題與革新問題。

『美國對李宗仁的當選，稱譽爲「革新派之勝利」，並以李氏改革廣西爲例，殷切期望。而今李副總統無權無力，對全國局面，怎樣可以言或可以行革新呢？我想只有假借外力一個方法，或尙可以耍幾手。也只有信賴和憧憬着外力萬能的人，甘投李字旗下。是的，今後革新運動的大小團體，可能將以美國爲背景，慢慢地統一團結在李宗仁的周圍。但在「動員戡亂」（國大宣言）國策至上的條件下面，任何革新都無法有效施行，這是很明白的事。至是，李氏若不消聲匿跡，便得轉出和平運動。

『提起和平兩字，極易和「逼宮」聯想起來。可是，李副總統顯然沒有這種力量。攪得不好，五族可夷。我想他是不敢冒險，不會貳心的，頂多不過取待機姿勢，等蘋果熟了，風神呼喚，然後吹它落地。假定有那個

機會，李副總統在主觀上當如袁項城，變形存清。在客觀上，是不可能如此的。大勢若去，副總統之爲副總統，能值幾文錢，便也成了問題了。」

所以，曾氏老實不客氣說：『如果李宗仁做總副總統的任務是假借外力，待時異動，侈談革新，製造幻想，志在保存舊有天下，』那真是不值一文了。可是話得說回來，誠如曾氏所云，這種『花絮榮榮，爭議猜猜』，只是皇朝末代的應有現象，李宗仁不過被人抓來當一個丑角而已。

眼看美國玩的這套花樣，倒底也蒙不過中國老百姓，這批美國牽線登場的保皇黨，恐怕還不見得會比當年康有爲捧着慈禧太后的過繼兒子光緒皇帝要得更轟轟烈烈呢！正是：

孽子孤臣辯有無 君恩未報待匡扶

維新百日何其促 可笑當年康大夫